

朱子語類

卷六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七計一十五板

孟子七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

若合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先生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周禮中有以玉為符節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今使者謂之蕩節也刻之為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九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

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同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鄭之虎牢即漢之成臯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為汜水關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聞人務德以為孟子之言非



是其說以為溱洧之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以涉豈可以濟乘輿蓋溱洧之水底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李先生以為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因用其車以渡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為政者當務民之宜而不徒以小惠耳

秀州人

問○卓錄云或問車輿豈可涉水曰想有可涉處聞人

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眾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封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只是惠必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

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節

言人之不善章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恐是孟子因事而言之

仲尼不為己甚章

仲尼不為己甚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與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己甚之事也或上龜山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己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蓋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

問

問仲尼不為己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爾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似亦是和中之清曰然

卷五十一

二

告... 所為本... 不可... 告...

允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正重於中中不必正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哉曰或者以伊尹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道夫曰以意揣之切恐伊尹勝以夷惠得些曰也是伊尹體用較全項之復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趙

大人者章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時舉○或錄云只恁地白直做將去無許多曲折○又云坦然明白事事理會得都

無許多
處巧

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着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舉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賀孫○夢孫所以為大人者却緣是它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可將大人之心只作通達萬變赤子只作純一無偽說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純一無偽

厚之問赤子之心曰止取純一無偽未發時雖與聖人同然亦無知但眾人既發時多邪僻而赤子尚未然耳學
問赤子之心指已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亦有未發時但孟

子所論乃指其已發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無那赤子
時心義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與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錄
施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飢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論

養生者章

王德脩云親聞和靜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關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在深造之前趙岐云道者進為之方亦不甚親切道只是進學之具深造者從此按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了要之却緊切如夜氣不足以存與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字皆不虛設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皆是也謨

問道者進為之方如何曰此句未甚安却只是循道以進耳道字在上可學

敬之問道者進為之方曰是事事皆要得合道理取之左右逢其原到得熟了自然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在眼前東邊去也是道理西邊去也是道理都自湊合得着故曰逢其原如水之源流出來這邊也撞着水那邊也撞着水錄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政與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便有

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飮都只是深造後自如此非是
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之意同當

君子深造之以道道只是道理恁地做恁地做深造是日日恁
地做而今人造之不以其道無緣得自得深造之以道乃始
欲其自得看那欲字不是深造以道便解自得而今說得多
又剩了說得少又說不出皆是不自得變孫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深造云者非是急迫
遷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不疑而居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於道也深資之深則凡動靜語嘿一事
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又問資字如何說
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
力也漢如去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

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
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日深造之以道是深
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功夫深造是做功夫如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
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為仁而克己復禮便是
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
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
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
只管有衮衮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
在下藉上面原頭水來注滿若原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
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
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
這本來底道理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

深那原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
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如萬物資

始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意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曰大要在深造
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
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着左邊也是右邊也是
都湊着他道理原頭處原頭便是那天之明命滔滔汨汨底
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絕取之不禁用
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湊活水相似却似都湊着他源
頭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箇敬從
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
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莊子說將原而往便是說這箇自家靠
着他原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
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

湊着他原頭植○賀孫錄疑同見下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造是造道欲造道又着以道語意似
以道深造曰此只是進為不已亦無可疑公將兩箇道字來
說却不分曉賀孫問深造之造字不可便做已到說但言進
進做將去又必以其方曰然又問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既資
之深則道理充足取之至近之處莫非道理曰資字恰似資
給資助一般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着這道理不待
自家將道理去應他只取之左右便撞着這道理如有源之
水衮衮流出只管撞着他若是所資者淺略用出便枯竭了
莊子說庖丁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跼砉然
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正是此意為人君便自撞着箇仁
道理為人臣便自撞着箇敬道理為人子便自撞着箇孝道
理為人父便自撞着箇慈道理與國人交便自撞着箇信道
理無適而不然賀孫

居之安只是如人之居住得那裏安穩只是從初本原如此到
熟處左右皆逢之謙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
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
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
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
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姑舉其首尾而略言之自孟子後更
無人會下這般言語

或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
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煮

博學而詳說之章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損先難而後易九事皆然道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

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

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

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去偽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

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文別去尋討箇約

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

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

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

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

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

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

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

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

為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楊子雲多聞則守

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

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個

徐子曰章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懲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

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

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

賀孫曰時舉錄云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推不去人若以私慾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之幾希

徐元昭問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如何是存之曰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者何故至存之方問因問元昭存何物元昭云有所見曰不離日用之間曰何謂日用之間曰凡周旋運用曰此乃禽獸所以與人同須求其所以與人異者曾問佛如何是性曰耳能聞目能見他便把這箇作性不知這箇禽獸皆知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元昭又云萬物皆備於我此言人能備禽獸之不能備曰觀賢此言元未嘗究竟可學○錄別出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飢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

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麟

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君子存之

明於庶物如物格闕相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係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去偽

子善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九天地之

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賀務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賀務守約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二理會過續問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適來說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續

符舜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

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德明

禹惡旨酒章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
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
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趙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中自是
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
注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巳
問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上文既是各舉一事言四聖人之
事亦多周公如何施之曰此必是周公曾如此說大抵所舉
四事極好此一處自舜推之至於孔子可學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此不可考恐是周公自有此語如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直是周公曾如此說公明儀但

舉之爾四事極說得好泄字有狎底意思漢

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乖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渚一
時皆到無有遠邇方

王者之迹熄章

問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曰這道理緊要在王
者之迹息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
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息則禮樂征伐不自天
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熹

莊仲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
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
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
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
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

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文蔚

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善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闕

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壯祖

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使用決斷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憫

可以取可以無取云夫取為傷廉固也若與者本惠死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者謂其過子與無益之死耳且學者知所當守而不至於吝嗇知所當死而不至於偷生則幾矣傑

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此子不害其為厚若纔過取便傷廉便是不好過與畢竟當下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纔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為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憫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集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時

問則故而已矣曰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

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故有两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是糊塗底物事情却便似實也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這便是情植

敬之問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以利為本是順而不拂之意曰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是自然而然惟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行南升○時錄別出敬之問故者以利為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知得自然底

從而順他時舉○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問南軒說故作本然曰如此則善外別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於發處見其善荀揚亦於發處說只是道不著問既云於發處見伊川云孟子說性乃按本塞原之理莫因發以見其原曰然可學

器之說故者以利為本如流水相似有向下無向上是順他去曰故是本來底以順為本許多惻隱羞惡自是順出來其理自是如此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去故說此若將惡者為利之本如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這便是將不利者為本如伊川說楚子越椒之生必滅若敖氏自是出來便惡了荀子因此便道人性本惡據他說塗之人皆可為禹便是性善了他只說得氣質之性自是不覺寓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
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
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
搏之過顛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爾仁義禮智
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
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
誰使之非仁不耻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
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
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
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巳後世如荀卿言性惡
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
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橫說如此
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為禹只此
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

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筭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
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
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
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謨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矣故猶云所為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
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為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
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苟求
其故此故與則故却同故猶所以然之意直卿云先生言劉
公度說此段意云孟子專為智而言甚好端

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知字
此章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然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
逆之則非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
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
已鯨績之不成正為不順耳力行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
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
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
搏之過顛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爾仁義禮智
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
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
詐之非仁不耻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
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
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
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巳後世如荀卿言性惡
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
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橫說如此
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為禹只此
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

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筭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
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
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
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諫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矣故猶云所為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
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為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
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苟求
其故此故與則故却同故猶所以然之意直卿云先生言劉
公度說此段意云孟子專為智而言言甚好蒙

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知字
此章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然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
逆之則非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
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
已鯨績之不成正為不順耳力行

問伊川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如何曰則字不可做助語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為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水性就下順而尊之水之性也搏而躍之固可使之在山矣然非水之本性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又問後面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面故字一般否曰然馮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他言苟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

得個

問先生注下文言存仁存禮何也曰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又問如此則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處心也曰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又問何謂處心曰以仁處於心以禮處於心集注非定本○節

蔡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呂氏云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下一以字不是以此心是如何問程子謂以敬直內則不直矣何也曰此處又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敬以直內方順以敬則不順矣淳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人傑

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已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未盡節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耻知耻則進學安得不勇閔祖

禹稷當平世章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雖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又問鄉隣有鬪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隣之鬪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鬪毆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備

公都子問康章

孟子之於康章蓋冷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康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康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康章想是箇拗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耳如康章則其對也甚矣廣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八計二十四版

孟子八

萬章上

問舜往于田章并下章

黃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略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指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

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
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
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
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
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此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
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
做盡也得續

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會恁地獨有
舜恁地是何故湏就這裏別抉看出來始得默然又之曰聖
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此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
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
勉強使人爲之又須是恁也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
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
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

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
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慾
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慾障蔽了賀孫

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
他那箇頑器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他掩公湏與他思量得
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青舜義剛

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事曰象謀害舜者舜隨即化了更無一
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有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爲恨而
愛弟之心減少矣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
一也熹

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或問仁之至義之盡是仁便包義何如曰自是兩義如舜封象
于有庠不藏怒宿怨而富貴之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是義之盡因舉明皇長枕大被欲為仁而非仁云云

賀錄○不知何氏錄詳別出

仁與義相拗禮與智相拗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庠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封之有庠但富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別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熹

咸丘蒙問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

去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文曰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熹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學蒙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是以自家意去張等他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蓋問堯以天下與舜章

董仁叔問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佐問百神享之云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蓋

問人有言章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

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
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
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
這箇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
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
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又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
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
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
一轉轉得好文蔚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
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善其道而死者皆
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
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
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

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公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
已死矣又成箇甚底且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
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
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剗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
人有小利害便主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賜錄云
問人或死於干戈或死於患難如此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
固是正命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
曰如何恁地說得下同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
亦未可據耶曰也恁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
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曆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
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為中間年代不
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
之不必深考廣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

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會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對

問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實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實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荅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德明問看伊尹升階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死此如東漢李膺為度遼將軍必是曾親履行陳實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

段讀書其問為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習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為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出博以反約之義也聽

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注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着實只是脫空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天下歸仁只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說到念慮起處却又是非禮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正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不然便不是禮續

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以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佐理不外物若以物便為道則不可如龜山云寒衣飢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恁地說却有病物只是物所以為物之理乃道也關

龜山以飢食渴飲便是道是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則也壽
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壽
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傳叢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

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稿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

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敬仲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憫

行夫問覺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又問思曰春曰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春是思而便通謂之春道夫

問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開祖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道

萬章下

伯夷曰不視惡色章

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
不惟清不能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
中而不中鵠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
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實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
稟如此否曰然可

問伯夷下惠伊尹謂之清和任孟子云皆古聖人如何曰清和
任已合於聖人問如孟子之言只是得一節口此言其所得之
極耳可學

夷清惠和皆得一偏他人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使懦夫學和愈
不恭鄙夫學清愈隘也可爲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寬鄙者敦

懦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謨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
介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
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
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
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
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
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太率前輩之論
多是如此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
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
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剪商之志是太
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

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來壓着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熹

敬之問伊尹之任曰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云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洛

敬之問伊尹聖之任非獨於自任以天下之重處看如所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般也見得任處曰不要恁底看所謂

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若如公說却又與伯夷之清相類問聖人若處伊尹之地如何曰夫子若處此地自是不同不如此着意或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續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以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子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

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耳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個云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個

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問始終條理如所謂始作翕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之類否言八音克諧不相奪倫各有條理脈絡也曰不然條理脈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

問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徧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故集注云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何以見之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個

問孔子之謂集大成此一節在知行兩字上面源頭若見得偏了便徹底是偏源頭若知得周匝便下來十全而無虧所謂始終條理者集注謂條理猶言脈絡莫是猶一條路相似初間下步時纔差便行得雖力終久是差否曰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挈得箇絲頭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

者則是各拈得一邊耳問孟子又以射譬喻最親切孔子是
為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者
是望得箇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耳然
不知有望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所謂遵
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是也如顏子却是會恁地去只是天不
與之以年故亦不能到也舉

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鐵高
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為孔子事而三子
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
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
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
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
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
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謨

問三子之清和任於金聲亦得其一而玉振亦得其一否曰金
聲玉振只是能集大成聲猶聲其罪之聲古人作樂擊一聲
鐘眾音遂作又擊一聲鐘眾音又齊作金所以發眾音末則
以玉振之所以收合眾音在裏面三子亦有金聲玉振但少
爾不能管攝眾音蓋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
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得任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
任底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淳
至之問金聲玉振先生因說及樂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
眾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住時
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眾樂之終必以此振之續
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
訢然而止問

金聲玉振一章甚好然某亦不見作樂時如何亦只是想象說
兒寬金聲者考其條貫之是非玉振者斷而歸一節

或問始終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
害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
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
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
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
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
絲竹之聲賀孫

問始終條理曰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

上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節

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
與大學物格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脩身以

下這是終條理賀孫

敬之問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此一章智却重曰以緩急論則智
吾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

信篤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却
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底人做重始得賀孫

問聖知曰知是知得到聖是行得到蓋

問巧力曰伯夷伊尹柳下惠力已至但射不親孔子則既聖且

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窠也欬

黃子功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
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
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子功曰如
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
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
處功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
與孔子一般欬

問集大成章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
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

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
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
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
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
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
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
此否曰甚好金聲者洪纖高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末
如一兒寬亦引金聲玉振欲天子自致其知是時未有孟子
之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非孟子知德之奧焉能語此偽
或問玉振金聲伊川以喻始終或者之意以此有變有不變其
說孰是曰二說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喻其始然始則有
變玉振固是喻其終至終則無變也偽

北宮錡問曰章

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然畢

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
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
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關豈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
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恐也不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
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
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子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
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
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
公用又自別有錢也憫

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此等
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
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問
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不可曉想只

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
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祿給之其賞疑周
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
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
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
要緊職事亦破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觀自漢以來及前代
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吏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個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
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廣

萬章曰敢問交際章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言受天下而不辭則舜受天下不爲
泰於今爲烈是暴烈之烈如宣王承厲王之烈人傑
爲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縫罅也個
問孔子於季威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威子何也

曰當時威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威
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如陳常綈齊君孔子沐浴而問墮三
告魯公又告桓子事勢可見問墮三
都季氏何以不然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
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威之勢遂衰所以威子甚悔臨
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正如五
代羅紹威不奈魏博牙軍何假朱溫之勢以除之既除牙軍
而魏博之勢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
機會不曾做得成個

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難說處因言三家
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爲
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
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所載亦多
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爲之不知
聖人如何得做司寇又問群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

之曰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揮手處故諸子不擇地而為之耳

仕非為貧章

說位卑而言高罪也曰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耻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當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為漸

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胷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問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雜然並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曾次終是鬧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越不已如粟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萬章問士不託諸侯章

至之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
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至錄云其中如徃役義也徃見不義
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不粟人
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
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爾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
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
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
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
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子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
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两片去孟子
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
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賀孫○至錄云孟
改過義是一柄利刀凡事到百前便剖成两片所以精之集義者蓋寡
蓋微細各有義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所以要精義入神者蓋欲以致用也

